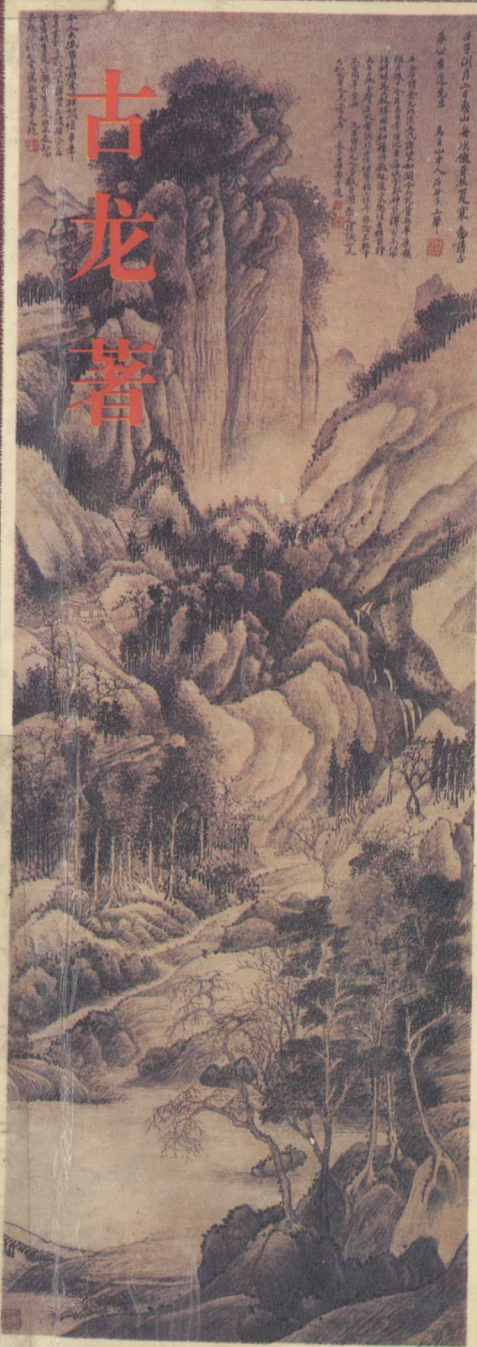


英雄·杀手之三

關山雄女鐵

沈阳出版社

古龙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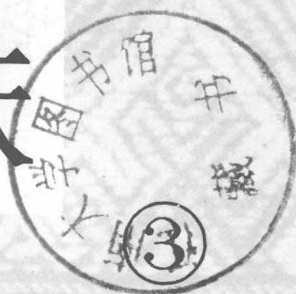
江南大学图书馆



90879745

英雄·杀手之三

关山雄如铁



沈阳出版社

英雄·杀手

台湾·古龙著

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沈河区小南街南翰林路10号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省辉县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1995年6月第1版

印张:60.5 199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1300千字 印数:1—20,000套

责任编辑:未凡 志宏

封面设计:林凤仙

责任校对:洪涛

版式设计:洪涛

ISBN7-5441-0420-6/I·143

定价:75.00元/15.00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绝代神功.....	1
第 二 章	散手绝学	35
第 三 章	鸿首罗刹	54
第 四 章	大漠神功	80
第 五 章	黑煞毒掌.....	105
第 六 章	狼血毒草.....	126
第 七 章	秘笈绝学.....	156
第 八 章	神巧飘影.....	170
第 九 章	血战飞鹰.....	206
第 十 章	丐帮群雄.....	216
第 十 一 章	一言九鼎.....	245
第 十 二 章	霹雳神拳.....	261
第 十 三 章	金刚神掌.....	279
第 十 四 章	绝世之战.....	309
第 十 五 章	火焰之掌.....	336
第 十 六 章	天罗地网.....	353
第 十 七 章	奇袭武当.....	371

第一章 绝代神功

任羽疑惑地问道：“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欧阳德玄摇了摇头，一脸沉思之色，任羽又问道：“这谷中可还有其他人在么？”

欧阳德玄摇首道：“这个，老朽并不十分明白，只因这谷底甚是广阔，老朽平时极少走动，谷边平地一带根本就未去过。”

任羽啊了一声，两人心中虽是疑惑不解，但到底一时解除了危机。

欧阳德玄双眉紧皱道：这谷深数十丈，四下峭壁尖耸，若是进了这谷，想要出去可是大大不易，非得要有二个人以上不可！”

任羽啊了一声，欧阳德玄接着道：在靠谷南，有一处短小的石壁，高仅二十丈上下，如果有一个同伴在谷上放下长绳，勉强可以出进，那许姑娘便是如此，只是，谷内的人若想要出去，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了。

任羽道：“如此看来，那凶手至少是两个的行动了。”

欧阳德玄颌首不语，缓缓拿出那一册岳家散手及霸拳的武学秘笈递给任羽，黯然道：

“任老弟，老夫心情此刻混乱已极，但想找一处静坐思想，你——你不妨无事翻翻这书吧。”

任羽默然点首，望着欧阳德玄踉跄走入洞内，他想了一想，不

再留在洞口，一路顺着谷中走去，走累便坐下来翻开那一本武学秘笈。

任羽是抱着随手翻翻的心情，但见那岳家散手都是擒拿小打的功夫，但高妙之处，简直匪议所思，笈上图形说明极为详尽，任羽忍不住跟着练了好几式，他悟性甚高，这样过了两天功夫，的确学了不少，只是他没有练习招式的经验，那招式每一下都记熟了，却不知何处何时当用。

这一天任羽想起欧阳德玄，再者自己这二天只吃了些野生果实，便缓步走回，却见洞外东一堆，西一堆石块，不知何时欧阳德玄已布了大阵。

任羽想了一想，开口唤了两声，却不见回答，他心想大约是欧阳德玄正在苦思什么事情，自己一时也不急于打扰，便又信步而行。

这时天色渐黑，任羽走得累了，便找一块干净的草地躺了下来，他仰望着紫云密布的天空，心中默默地付道：

“不该死的时候，怎么样也死不了，这条命算是拣回来了。”

天空一只孤雁飞过，他想到：“下一步的问题是，何年何日我才能出得了这个绝谷，也不知道爹爹现在怎样了？”

他想到这时，不觉又有些悲从中来，想到孩儿时代的种种趣事，虽然已是十年前的往事，但是此刻想来却是历历如在目前，不知不觉间，任羽的眼角不禁湿了。

这些日子来的经历，使任羽坚强了不少，他想了一会，便举袖擦干了泪水，暗暗想道：“路总是人走出来的，老天爷既不叫我死，

我总有出去的一天，我终能再见爹爹一面的。”

他伸了一个懒腰，缓缓站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便向着那片原始林子走去。

林子中已经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任羽走在厚厚的树叶上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他仰首看上去，高耸入云的大树一棵棵矗立，仿佛这个世界中只剩下了任羽渺小的一人，他缓缓走着，渐渐已经玉兔东升了。

忽然，他的脚步停住了，他轻叫了一声倒退一步，只见一棵合围的大树上倒挂着一条黑黑长长的带形怪物，任羽暗骇道：“蛇！”

但是立刻他发现那是一条死蛇，他凝目仔细望，只见一条丈余长的大蛇挂在树上，只有尾巴还卷在树枝上，碗大的蛇首部分却被一枝细小指粗的枯枝钉在树杆之上，如果这一截枯枝是人为的，那么这人的武功简直不可思议了。

他缓缓走近了一些细看，只见除了那枯枝外，蛇的身上别无伤痕，分明是被人用一截枯枝当做暗器钉死的，他全身汗毛登时倒竖起来，暗暗付道：

“难道这绝谷中还有绝顶的武林高手居于其中？会是那凶手么？”

他悄悄在四面搜查了一番，除了这条死蛇，什么都没有发现，他怀着满腹的不解与恐惧之心，悄悄离开这里，继续前行。

走了一程，任羽把四下情况分析了一下，想道：

“这附近有一个绝顶高手是一的了，只是不知碰上我时会是敌是友——”

想到这里，他不禁想回头走，但是毕竟压不住心中的好奇心，于是他依然战战兢兢地向前走。

又走了一程，忽然之间，他听到一种古怪的噓噓之声，任羽前后左右望了一望，却是没有什么动静，他正待继续前行，忽然那噓噓之声从他身后清晰地传来，任羽猛一转身，只见两点碧绿的寒光正急速地向他追来。

任羽心中一阵紧张，伸手一抓，“卡嚓”一声抓了一截树枝在手中，只见那两点绿光渐近，月光下依稀可辨出竟是一条长近三丈的巨蟒急速向着他蹿来，从形状和色泽看，显然与方才钉死树上那条大蛇是属同种的。

任羽暗暗吸了一口气，只觉腥风扑鼻，那巨蟒游到一丈之外，忽然停下身来，昂起首来对着任羽不断吐信噓气，那模样可怖之极。

任羽心想人畏蛇三分，蛇畏人七分，我装着不理它，也许它也不会怎样。

他缓缓把横于胸前的树干放下，正待回首，忽然一阵腥风吹来，那条巨蟒动作居然比脱弦之矢还要疾速地向着任羽射来。

任羽向左猛然一闪，那巨蟒如旋风般一个扭身，尾巴如一条巨鞭扫过来，轰的一声正扫在一棵碗口粗细的杉树杆上，哗啦一声，那棵杉树竟然被它一尾扫断。

任羽又惊又骇，他向着树木浓密之处没命奔去，仍听到耳后呼呼风起，轰轰然树折树倒之声不绝于耳，那巨蟒竟如全身是精铁打造，那些大小树木挡者披靡。

急忙之中，任羽回首向后一望，只见那蛇几乎已到了他背后不及八尺之遥……

任羽一急之下，猛然一纵而起，这时他自己在紧张之间丝毫不觉，但若让另一个武林中人看到了，马上令他口呆目眩不敢相信，只因任羽这时没命一纵，竟然纵起将近五丈，那姿势和速度足以令天下任何武林大师叹为观止。

岂料那条巨蟒一声怪嘘，尾部点地，整条笨大的躯体像一支箭一般射向空中，竟然直追任羽足跟。

任羽升势已尽，只好尽量向左落去，那蟒蛇似已通灵，身在空中一盘一绞，尾巴划圆地横扫出去……

任羽此时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头脑反而冷静无比，潜在体内那不可思议的轻功发挥到极致，只见他身体仿佛在忽然之间失去了重量，轻灵无比地沿着那条蛇尾尖端外缘一尺之遥跟着也划了一个圈，堪堪把那一记横扫巧妙无比地躲过，他身在空中，抓住一枝树枝，一弓一弹，已落在三丈之外。

那巨蟒一落地面，紧跟而上，任羽举起手中树枝，对准那巨蟒左目，准备一掷而出……

就在此时，忽然一声阴沉无比的吼声发自左方：“住手！”

任羽骇然一怔，只见一个满脸虬髯的大汉盘膝坐在左方地上，那巨蟒似也发现此人，奇的是那凶猛无比的巨蟒竟是忽然之间停了下来，盘成一蜷昂首对着那人怪嘘，不敢前进一步。

那人盘膝坐在地上，一动也不动，双目牢牢盯视那巨蟒，满脸凝重之色，那巨蟒卷缩一圈，只是不断吐信，似乎对这人十分畏惧。

那人双手各持一截短短树枝，脚旁地下还有一大堆，他双目盯着巨蟒，口中却对任羽道：“小子你好俊的轻功。”

任羽觉得这人所说的话口音十分古怪，倒像是个外国夷人学说中原语言的样子，当时他也不暇细想，叫道：“这巨蟒绝非常蛇，好生厉害。”

那人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常蛇？嘿嘿，凭老夫的武功和它相斗已有十年，依然制服不了它，这长虫的厉害绝不在任何武林高手之下。”

那巨蟒方才那么凶猛，横冲直撞无坚不摧，这时对着这虬髯汉子手持一截枯枝竟是不敢越雷池半步，任羽看了不禁暗暗称奇。

那虬髯汉子与巨蟒相持了一会，任羽忍不住问道：

“前面那条较小蟒蛇可是阁下所杀？”

那人哈哈一笑道：“那条畜生比这条来不可同日而语。”

任羽见他既不逃走，又不攻击，只是与那巨蟒四目相对，不禁十分纳闷，过了一会问道：“咱们如何想个法子杀了这蛇？”

那人哼了一声道：“杀它？你去试试看。”

任羽被他冷言一撞，忍不住举起手中树枝，又待对准蟒蛇左目掷去，那人喝道：

“住手！这畜生除了七寸软肉外，全身有如百练精钢，用削铁的宝刀也休想砍动它分毫。”

任羽缓缓放下手来，疑惑地望着那人道：“然则咱们该如何下手？”

那人道：“等到天亮，这畜生自然会走了。”

任羽道：“它此刻为何不动？”

那人不答，只一弹手，右手上那一截枯枝忽然发出鸣的一声怪呼，宛如流星闪电一般直射向那蟒目，那蟒首忽的一低，拍的一声，一截枯枝正中蟒蛇头顶，一跳而起，钉在树杆之上，直没于尾，深有五寸！

任羽几乎惊叫起来，一截枯枝被他一弹指之力送出，居然威力如此，这虬髯汉子指上神功简直难以置信了。

那巨蟒受了一击，只是怒目相视，怪噓连连，却是依然盘蜷不动，那虬髯大汉道：“老夫这手指上的功夫如何？”

任羽由衷叹道：“晚辈是叹为观止了。”

那人得意似地冷峻地哼了一声，然后道：“小子你可是从中原来？”

任羽道：“不错。”

那人似乎久未与人类交谈，很想和任羽聊聊，他右手拾起一截枯枝道：

“依你看来，老夫这手自创的指上功力比你们中州少林寺的金刚指如何？”

任羽想了想道：“少林寺的金刚指虽负盛名，晚辈却是无福目睹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忽然想起这人方才所说的“比你们中州少林寺的金刚指如何”，他心中一动，脱口问道：

“前辈你不是中州人？”

那人侧目瞟了任羽一眼，不再言语，任羽碰了一鼻子灰，心中大不是味道，但他心中敬服此人武功，也就不再言语。

过了不知多久，斗转星移，天空已现曙光，那巨蟒忽然尖声怪啸起来，似乎有极端不安之色，任羽暗暗注意那虬髯汉子，只见他面露极端谨慎之色，双手各抓起一把枯枝，双目一眨也不眨地凝目注视那巨蟒动态。

任羽正待开口，那虬髯汉子已道：

“小心，畜生要攻击了。”

果然，过了片刻，那条巨蟒忽地高昂其首，仰天长啸，红信连闪，猛地一扭胴体，如电闪般向着虬髯怪人卷来。

虬髯大汉伸手一挥，掷出五截枯枝，他左掌轻一拍地，整个人保持原势直升起来，轻飘飘地落在三丈之高的树杆上。

任羽见他双脚软绵绵的盘在一起，恍然暗道：

“难道他一直盘膝而坐，敢情他下身瘫痪不能行动。”

那五支树枝有如五支利箭，全部分毫不差的射中巨蟒的门面，发出刺耳的拍拍之声，虽然伤不得巨蟒，巨蟒却也疼痛得紧，一声怪叫又向着虬髯大汉落身之树冲了过来。

虬髯大汉忽的大喝道：

“小子你仔细看，畜牲七寸下方有一寸见方白色小斑，那是它致命之处。”

任羽凝目望去，果然发现那巨蟒头下有一点白斑，醒目之极。

那蟒蛇翻了一个身，忽然倒置身躯地以头支地，用尾巴直射向那虬髯大汉，任羽大叫一声：“留神！”

那虬髯大汉忽然一把掷出手中树枝，单掌一缩一攻，蓦地须发根根直竖起来，猛一伸掌，紧接着霹雳一声暴震，任羽几乎以为是

天空霹雳迅雷骤至，惊骇地仰天一望，天空中疏星几点，那有什么骤雷，再看下面，只见那条巨蟒被虬髯汉子一掌之力打得滚落半丈，又盘蜷在地上，而蟒蛇的周围，四五棵碗粗大树齐腰而折。

任羽再也忍不住叫一声：

“好掌力！”

那虬髯汉子面上毫无得意之色，盘坐在树杆之上，双目凝注着任羽，面上露出一种难以下定决心的神情。任羽望了他一眼，心中暗暗奇怪，他心中想道：

“这个虬髯大汉，分明不是中土人士，一身功力实是不可思议，真猜不透是什么来历。”

他低头一看，蓦然发现地上有自己淡淡的影子，仰首目望时，只见天已放亮，再看那条巨蟒，它一见天色将亮，忽然一个倒盘旋，挟着千军万马的声势，倒窜而退。

那虬髯汉子只是坐在原地，并不追击，任羽暗道：

“这条巨蟒也怪，怎么一见天亮就跑了。”

那虬髯大汉忽然挥了挥手道：

“小子，你过来——”

任羽缓缓走过去，那虬髯大汉道：

“你由何而来？”任羽耸了耸肩膀道：

“被人害了。”

那虬髯大汉叹了一口气，点首道：

“被人害了唉，不错，若非被人所害，谁会到这么个死谷里来？”

任羽愣了一愣，虬髯汉又道：

“你在中州是那一派的弟子？”

任羽从不知自己算是那一派，闻言不禁怔了一怔，虬髯汉道：

“昆仑派？”

任羽摇了摇头，虬髯汉子想了想自言自语道：

“不是少林又不是昆仑，莫非……”

他脸色微微一变，大声道：

“你可是来自武当山？”

任羽道：“不是。”

那虬髯汉子脸上竟然流过一种轻松的表情，任羽愈想愈是不得其解，那虬髯汉子瞥了任羽一眼，忽然拉开前胸的衣襟，曙光下只见他锁骨之下一条长达半尺的紫红色创疤，他冷冷笑了笑道：

“这道剑伤险些没有要了老夫的命，这就是那武当赤松老道所赐。”

任羽想不到他还跟赤松道长交过手，不尽更是惊奇无比，那虬髯汉子忽然笑了一笑道：

“其实我对中原武林之派陌生得很，所以胡乱猜测，小子你既不是武当山的，我也不多问你了，听说你们中原武林人最忌讳别人打探师门出身来历。”

任羽忽然觉得这个操着生硬汉语的虬髯大汉颇有意思，他也笑了笑笑道：

“我根本什么派别也不属，我……”那虬髯大汉挥手打断道：

“你不需对我说，我是见你轻功了得，忍不住想起了一个人来——”

他虽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“轻功了得”四个字，但是脸上仍然忍不住露出钦佩之色，任羽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那虬髯汉子道：“闻说中州有个奇人风飘影，一身轻功已臻达摩祖师一苇渡江的神奇地步，老夫却是无缘一见，小子你从中原来，可曾见过风飘影其人？”

任羽心中一阵狂跳，但他只是淡然摇了摇头。

那虬髯汉子望了任羽一眼，道：

“小子你可知道那条蟒蛇有多少年修炼了？”

任羽摇首，虬髯汉子道：“至少是二百年寿命了，凭老夫的功力与它相持十载，却是依然无法制服它，而且愈打它愈通灵性，狡猾狠毒无比……”

任羽道：

“不知加上晚辈一人，能不能有所帮助？”

那虬髯大汉脸上闪过一丝喜悦之色，但任羽却觉得那喜悦之色的后面似乎包含着某种阴谋，只听得虬髯大汉道：

“此计大妙，咱们好好计划一下，今夜联手定能成功。”

任羽老实地道：

“晚辈除了几分轻身功夫，实则其他功力差得很。”

那虬髯汉子道：

“老夫年轻之时有两个大志，第一个大志是要练就一身武功，成为西方武林第一高手。”

任羽道：“第二个呢？”

虬髯汉子道：“第二个大志是遍游中原名山大川，要寻中原武

林名手——较量，中州武术源自西方达摩祖师，我就不信咱们反倒不如了中原武林。”

任羽道：“前辈一身神功深不可测，想来第一个志愿必已达到了。”

那人听了任羽这句话，双目放出奇光，牢牢盯着任羽，任羽被他看得有些心慌起来，过了一会，他对任羽一字一字地道：

“小子你为什么只问我是否达到第一志愿，而不问是否达到第二志愿？莫非你觉得中原武学确实高过咱们西方武林么？”

任羽是个忠厚人，一时竟不知怎么回答，虬髯汉子又逼问道：

“你心中想的什么？快快告诉我，不要骗我……”

任羽见他满脸急色，只好把心中所想老老实实说了出来：

“晚辈其实不懂什么上乘武功，也不知中州西方武林高手究竟有多高，我见前辈指上神功出神入化，是以猜想在西方必是一流高人，前辈的第一志愿多半已经达到——”

虬髯汉子点了点头道：

“老夫的第二大志愿呢？”

任羽道：

“前辈武功虽高，但在晚辈心中，中原武林有一人，天下无人能击败他的——”

虬髯汉子双目圆睁，沉声道：“是谁？是谁？”

任羽正色道：“是我爹爹！”

那虬髯汉子呆了一呆，半晌后忽然哈哈笑道：

“你爹爹？儿子说老子天下无敌，哈哈，你爹爹是谁？”

任羽一字一字地道：

“家父姓任，名讳云飞。”

虬髯汉子皱眉想了一想道：

“任云飞？……任云飞？没有听过。”

任羽忍不住，脱口道：“风飘影你总听过了”

虬髯汉子以手加额，失色叹道：

“原来是风飘影，难怪……难怪你的轻功……”

他的脸上惊骇之色，还带着释然的表情，任羽说出这句话后，又有些后悔，他望着虬髯汉子，一时不知该说什么。

虬髯汉子道：

“既然如此，今夜除掉那条畜生还有什么问题？”

任羽道：

“说实在话，晚辈自幼不曾习武，拳脚功夫差得很。”

那虬髯大汉面露不信之色，哈哈笑道：

“小子你不必假客套，反正凭咱们两人之力，那长虫再厉害，管教它活不过今夜。”

任羽道：“那么如何下手呢？”

虬髯汉子道：“十年来老夫与这畜牲斗过何止百次，今夜先由老夫激怒它与它单斗，你只要听我大叫一声，立刻运劲于指，直取它颈下白色要害——”

说到这时见任羽面有怀疑之色，便道：

“老夫与它打过那么多次，保险天衣无缝，只是那白色要害地带过份细小，还是用手指代暗器来得稳当，务必一举成功。”